



ツ
リ
ー
ハ
ウ
ス

树屋

一段跨越三代、牵系中日两地的战时回忆

[日]角田光代 著 马丽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CS BOOKY

精英天器

ツ
リ
ー
ハ
ウ
ス

树屋

[日] 角田光代 著
马丽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树屋 / (日)角田光代著; 马丽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404-5514-9

I . ①树… II . ①角… ②马… III .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5568 号

书名原文: ツリーハウス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11-351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外国文学

TREE HOUSE by Mitsuyo Kakuta

Copyright © Mitsuyo Kakuta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ungeishunju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树屋

作 者: [日]角田光代

译 者: 马 丽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丁丽丹 刘诗哲

监 制: 张应娜

特约编辑: 薛 婷 马冬冬

版权支持: 李彩萍

封面设计: 张丽娜

版式设计: 风 筝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230mm × 1270mm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5514-9

定 价: 35.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不战不逃，

~~我们~~ 不会被时代的洪流吞没。

~~我们~~ 曾经这样告诉过我们。

~~我们~~ 和 ~~我们~~ 又充满可怕倦怠感的时代，

~~我们~~ 都已被这个时代吞没。——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 祖父的葬礼	001
第二章 / 八重与泰造	031
第三章 / 保田之死	054
第四章 / 回国	076
第五章 / 翡翠饭店	099
第六章 / 慎之辅	123
第七章 / 基三郎	152
第八章 / 结婚	179
第九章 / 太二郎	203
第十章 / 逃跑	227
第十一章 / 秘密基地	255
第十二章 / 希望	291

第一章 / 祖父的葬礼

在这一天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足以在一时之间引发轰动的，一件是在家里悄悄发生的。对于这两件事都做了实时观察的，就只有藤代家的良嗣一个人。当然，这世上发生的事件多了去啦，枪击、坠落、雪崩、龙卷风、追尾事故、火灾等，何止千千万，不过，这一天引起良嗣注意的就这么两件大事。

这一天是翡翠饭店的定期休息日。作为定期休息日的惯例，父亲慎之辅一早儿就出了门，也许是去了东口的“扒金库”游戏厅，也许是去了曙町的朋友家串门。母亲文江十点多才出门去买菜做午餐，可过了十二点还没回来。这也是见怪不怪，多半是在街头碰到了某某一起去了咖啡馆，或是去了那谁谁的家里长聊。自打良嗣懂事就和他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叔父太二郎，不管是不是定期休息日，都会拿着晨报溜达到“白马”咖啡馆去。祖母八重不见了人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良嗣之所以在家，是因为被电视吸引住了。和太二郎一样，不管是不是店里的定期休息日，他都是过了九点才起床，之后就打开自己房间里那台十四英寸电视，把被褥叠起来，靠在上面吸着烟，盯着电视发呆，这是良嗣辞职三年以来的习惯，这一天也是如此。他正听着电视的

声音收拾着被褥，出镜记者兴奋的语气吸引了他的注意，就这样他的视线挪不开了。

由新宿开往饭田的公共汽车被人劫持了。劫持公共汽车似乎是数小时前的事，现在轮到报道直升机和电视台上阵了。画面里出现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公共汽车。据说刚到双叶服务站几分钟，一名乘客突然持刀命令司机不许停车继续走，司机无线发报到管理中心，这个事件才得以被发现，目前犯人的要求还不甚明朗，出镜记者大声嘶吼反复播报着。是因为盂兰盆会假期结束了？还是其他车辆都去别的地方避难了？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只有这辆公共汽车，稍远处还跟着几辆车，可能是警车。

“又是哪个浑蛋干的混账事儿？”良嗣琢磨着，又盯着电视入了神。与其说公共汽车劫持事件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还不如说是后面即将发生的事使他有点兴奋。他连抽了三支烟，到底嘴里有些不适，才想起肚子还空着，正犹豫着要不要去趟一楼的厨房再接着看的时候，画面已经切换成了广告。

良嗣下楼洗漱完毕后，便去找一般都应该在家的祖母，却不见人影，他又确认了父母和太二郎叔叔也都不在家，就晃到厨房想吃点汉堡喝点牛奶，并打开电视。电视里的画面和刚才几乎完全一样，又出现了那辆公共汽车。他翻找着可以立即果腹的食物，时不时地看一眼电视，但是，先前的兴奋劲儿不知在何时已经荡然无存，没什么意思了。好像也没什么能直接管饱的食物，“切”，良嗣哑了哑嘴。为了去便利店，他返回自己的房间换了衣服，拿上钱包，跑下了楼。良嗣可以直接跑去便利店，却不知为何，看了一眼隔着厨房和走廊对过的祖父泰造的卧室。

半年前心力衰竭的祖父被送进医院，医生说他已经不行了，他又不服输地缓了过来，好点儿后回了家，可是，初春的时候又患上了肺炎。医生劝他入院治疗，祖父却顽固地宣称宁愿死在家里，有一段时间医生

和护士上门出诊。祖父几乎都是卧床的状态，可也并非一卧不起，虽然花点儿时间，但还能独立上卫生间，还能任性地不断要求想吃月饼。

祖父如平常一样睡着了。自动调节靠背的护理床靠背的角度一如往常，搭在床栏上的毛巾和抹布没什么变化，窗子也和平时一样敞开着，里面像是没有人似的薄毛巾被也是如常摊开着。良嗣停下脚步看向熟睡中的祖父。窗子的四角好像闪着白光，正冲着窗户的阳光火辣辣地照着，近处传来阵阵蝉鸣。沿着窗户抬头向外望去，隔壁家的银杏树闪着碧绿鲜艳的光泽，毛巾被下露出的祖父的白发仿佛也浸润着神圣的光彩。

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可原本打算向大门走去的良嗣又踏入房中。之后思量起来，良嗣那种感觉，其实就是一种不祥的预感，后来却成了向家人炫耀的谈资。

祖父没有开空调，但这间和室的通风很好，轻风从窗子吹进来抚摸般拂动着祖父的头发。良嗣站在床边，低头看熟睡中的祖父，祖父微张的眼皮下露出一丝眼白，数根银白的鼻毛钻出鼻孔，微微张开的嘴里溢出黏稠的痰。良嗣用纸巾拭去黏痰，开始自言自语似的和祖父聊天：“公共汽车被劫持了。”“这么热得见鬼的天气，还真有人敢干呀。现在放暑假，一定又是小屁孩干的，多半又是些想要报复父母的无聊理由。”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凌乱的毛巾被重新盖好，然后察觉到了祖父那过分缓慢的呼吸。吸咿咿咿咿咿咿，呼呼呼呼呼呼呼。这么慢啊，良嗣就这么低头看着，不久，吸咿咿咿咿咿咿，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吸之间似乎有了间歇。吸咿咿咿咿咿咿，沉默，呼呼呼呼呼呼呼，沉默。不知为何，这一呼一吸的停顿使得良嗣心绪不宁，觉得似乎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就要发生了，他不希望自己在场偏偏就立在了当场。吸气，呼气，之间的停顿渐渐延长了。蝉鸣声就这么不识趣地回响着，清风穿过树梢的摩擦声仿佛是谁在发出的笑声，邻居家传来的电视声音清晰可闻。

“啊！现在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好像打算慢慢驶进辰野的停车场，现在进入辰野停车场了！”出镜记者的叫嚷声钻进良嗣耳朵里的时候，呼呼呼呼呼呼呼，祖父呼出了至今为止最长的一口气，就再也没有吸入气了。

什么事正在发生？不，发生什么事了？良嗣头脑虽一片清醒，身体却挪不动分毫。他想喊“爷爷”，但无论如何发不出声音。

“哎，爷爷！”他终于叫出了声，“那个，呼吸，你别不吸气呀！”良嗣说着，意识到自己正在说傻话，然后他一溜烟地冲出房间，跑下楼梯。由于势头太猛滚落了数个台阶，他也完全没有感觉，就这样冲进了饭店。站在昏暗的店里，他才发觉今天是定期休息日，于是返身跑上楼梯。“奶奶、老爸、老妈、阿太……”虽然已经确认过家里没人了，他还是无声地呼叫着每个平常应该在家的人的名字。老爸每次都不在，老妈也还没回来，想到阿太也不在家，“奶奶，奶奶，奶奶……”他便一迭声地呼唤着祖母，打开卫生间的门，冲上楼去拉开父母寝室的隔扇门，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一直想着，直到拉开壁橱的隔门才发觉这样做也无济于事。就在他打算再次跑下楼时，家里的电话响了，藤代家至今还是黑色拨号盘式的电话。丁零零，丁零零，尖锐的电话铃声回响着。是接电话，还是去找家人？良嗣犹豫了一下，选择了后者，他跑下楼，忽略了背后金属撞击般的铃声，向着烈火骄阳下的大门外跑去。

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柏油马路泛着不吉祥的白色。良嗣叩响了邻家的门，“老爸，老爸！”良嗣大声地叫着，出来的是田山家的奶奶，良嗣又问道：“我奶奶呢？”听到“没来过哦”的回答，良嗣立刻飞也似的离开，在大街小巷里东奔西走地寻找。良嗣这么找着，体味到了仿佛回到童年的错觉。他想起在很久很久以前，也曾这样奔走呼唤寻找过家人，但那到底是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对于拼命钻牛角尖想回忆那件事的自己，良嗣觉得不可思议。

祖母在后街小巷的日向甜品店里，正弓着背抬头看着电视和日向家的奶奶闲话。良嗣语无伦次地要她立刻回家，就跑出店去奔向位于十字路口附近的“白马”咖啡馆，向坐在靠里面位置正看着报纸的太二郎也说明了情况，接着又出了咖啡馆沿街奔跑，打算到东口的“扒金库”游戏厅看看。沿途栽种的树木形成浓郁的林荫，几台轮廓泛着光的车子驶过街道。在人行道上走着的，有按扶在护栏上的老妇人，穿着整齐西装的几个人的小群体，还有挥舞着游泳池袋子的孩子们。以“扒金库”游戏厅为目标玩儿命奔跑的良嗣突然觉得炎热无比，他停下脚步，感到有一种呕吐般的干渴，那一瞬间，汗水从手臂、太阳穴、前胸、后背喷涌而出。

到底在干什么呀？这些家伙！良嗣突然傻了似的转身往回走，气喘吁吁地缓慢踏上来时的路。为什么我必须一个一个去找？又不是小孩子。现在就算急急忙忙地把他们叫回来，爷爷也没了气息。

踩着林荫和阳光投下的斑驳影子，良嗣忽然想起了劫持公共汽车的事。犯人被抓住了吧，也许公共汽车上有熟人呢，万一就是基树或别的人在上面呢？不，或许基树就是劫持公共汽车的犯人呢？想到这里，良嗣独自偷笑起来。目睹祖父的死着实受了些刺激，如今才有所察觉，如果不是受了刺激，这个时候应该不会想到什么公共汽车之类的事情，不会把忽然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过的哥哥和公共汽车劫持事件联想到一起。不过，在往家走的途中，良嗣真的有了一种哥哥基树就是犯人的感觉，离家越近就对这种想法越肯定，他开始忐忑不安起来。“莫非，我受了什么刺激？净想些稀奇古怪的事？”他一边拼命打消那种念头，一边慢吞吞地走着。

良嗣回到家已经是一小时后了，刚才被他叫回来的祖母和太二郎，以及良嗣不在家这段时间里回来的母亲，三人都呆呆地坐在祖父母的房

间里。干什么呢？这些家伙。良嗣觉得又有些烦躁，但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是好。

“医院什么的，不用联系吗？”他啜嚅出了个声儿，所有人都抬起头来，有了依靠似的望着良嗣。

“是呀，医院，安西先生。”母亲分派说，“你，赶紧打电话。”

“然后，联系，早苗、八百政先生、山川先生……你爸爸没带手机，只能等着他回来……”

“对了，奶奶，还要联系……”母亲轻轻摇着坐着的祖母的手臂说，“丧礼铺的人……”

“对，丧礼铺的人呀。”这次母亲站起身来，在房中慌乱地走来走去。

2

大约三点，带着护士的医生和父亲先后出现了，家里一下子紧张忙乱起来。母亲和太二郎分头联系亲朋好友，父亲打电话缠着他们大声商谈着丧礼的日期。

祖父的遗体决定暂时寄放在医院里。家人们都一个个在家里毫无意义地兜来转去，在楼梯上磕磕碰碰，在走廊上互相退让。“那是哪里？”“喂，阿太，那个你都不知道？”满天飞的净是代名词，那个代名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完全没搞懂。“就是那里哦，你找找那里吧。”“那个，那个我可不知道呀。”诸如此类，在都没明白意思的情况下匆匆忙忙的对话仿佛为他们伴奏似的，外面的蝉也起劲儿地鼓噪着。

终于，家人们都聚集到祖父母的房间里。大家为祖父脱了衣服，用

毛巾擦拭身体。护士在祖父的肛门和鼻孔都塞上了脱脂棉，虽然给他穿了尿布，但房间里早已飘浮了淡淡的尿尿味道。

就在大家轮换着为祖父擦拭身体的时候，良嗣想：“爷爷果然是爷爷呀。”他一直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自懂事以来，祖父母对他而言像是一种超越了性别的存在。祖父是爷爷，祖母是奶奶，而这个“爷爷”“奶奶”对于良嗣来说好像是没有性别差异的，就算“爷爷”是女的，“奶奶”是男的，他也不会感到吃惊。

但如今，良嗣一看到躺在床上的祖父的裸体，不仅仅是因为薰水果般的性器，他就是觉得“爷爷果然是个男人呀”。擦拭完全身，祖母和母亲就有默契地为爷爷穿上了夏日的单和服，那还是去年新做的。

祖父的遗体被救护车运送去医院是在傍晚时候。祖母和母亲一起同乘救护车，良嗣和父亲及太二郎乘坐出租车。

“对了，早苗，”坐在副驾驶位上的良嗣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姐姐，“还是联系一下姐姐比较好吧。”他回过头去对父亲说，得到了简短的答复。

“今日子姑妈联系了吗？”良嗣一边问着，一边从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摸出了手机。

“联系了。大概在医院里。”父亲望着窗外回答。

良嗣翻出早苗的手机号码，按下拨出键。听到六声拨号音响起，正要转入自动录音电话服务……“语音信箱”就要发挥作用的同时，“喂，什么事？”手机里传出了姐姐早苗非常不耐烦的声音。

“爷爷，死了。”

虽然没必要，但良嗣还是压低了声音说。

“哎——怎么会这样？真的啊——”

早苗的声音和说话的内容是完全相反的，听起来没感觉到一点儿吃惊。

“我们现在正在去医院的路上，中央医院，你知道吧？快点过来吧。”

“不去不行吗？”

对于早苗毫不发憊的问话，“哈？”良嗣吃惊地怪声大叫。

“我是说，我，必须去吗？”

“当然啦，这还用问吗？你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了吧？爷爷死了。”搞什么呀，这些家伙。良嗣白天四处奔走寻找家人时的心情被唤醒了。

“知道了知道了，我去。不过，也许要明天才能过去。”

“你尽量早点儿过来吧。”良嗣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叹了口气，深深靠进了座椅里。没有人再说话，原本调小的收音机的音量听起来突然大了，是音乐节目主持人和特约嘉宾聊关于如何对付苦夏的话题。

“基树就没办法了，联系不上。”父亲自言自语。

作为藤代家长男的基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退了学，在家里住着，打了一阵子零工，然后随着当时的潮流背起背囊去了海外，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就这样杳无音信，一去就是一年。即便回来了，基树也经常是住在朋友家，或者和不同时期的恋人过着半同居的生活，有时候又突然去旅行，所以几乎不在家里住。渐渐地，家里也就习惯了没有基树的存在。基树和家人最后一次见面大约是五年前，那是过完年后不久的一天，他突然回来告诉家人说：“我住在下北泽，在那里租了公寓。”虽然基树许久没有回来过了，但那一天过得极为普通。有空闲的人先吃饭，各自洗干净餐具，再沐浴，然后上床睡觉，根本谈不上团圆的一天就结束了。有些非常平淡的言语交流，但到底说了些什么，良嗣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良嗣想，也许家人中有谁问过基树的联系方式，问题是到现在还能不能联系得上，不，说到底还有人能真的记得吗？

“劫持公共汽车，到底怎么样了？”

为什么到现在还在介意那件事呀。良嗣一边随口问着，一边心中

暗想。

“啊，被抓住了，就在刚才。”

一直沉默不语的司机突然开口回道，良嗣吓了一跳看着邻座。

“哎，被抓住了吗？”

“嗯，抓住了。在高速路上的某个服务站。”

“说什么呢，你们？”太二郎坐在后座上问。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呀？”父亲也紧跟着问。

“犯人到底是谁？”良嗣问司机。莫非真的是基树？虽然觉得自己这种想法毫无根据，可良嗣还是莫名地在意着。

“是谁那就知道了，不过是个年轻人。”

“是未成年？”

“不是，过了三十了吧。没有伤亡，所以还好，这世上净是些不着调的家伙呀。”

司机一副悠闲自在的口吻。三十多岁这一点，跟基树倒是吻合，可这也没什么特别的，还是毫无依据，良嗣想。没那种可能，他又慌忙打消自己的念头。父亲和叔叔太二郎似乎早已没了兴趣，不再说什么了。

葬礼定在这个周末，决定在区里的礼堂举行，在此前的两天，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翡翠饭店临时停业，父亲和母亲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可以用作遗像的照片，还有丧服和念珠等，今日子和太二郎一起商量法号和布施等事宜，或奔走筹措必要的款项。丧礼铺的人几乎每天都来，做一些关于奠仪回礼和守灵夜请客菜式的说明，每次父亲他们都要核对金额，这个也没有，那样也不是地争论一番。只有祖母默默无语，在那如今没人睡的祖父床边静坐着。

劫持公共汽车的犯人是三十三岁的外地无业人员，良嗣知道这件事情，是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虽然年龄和基树一样，不过，当然不是

基树。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了公共汽车劫持犯的供词，犯人在审讯中说：“半年前被公司炒了鱿鱼，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又没了钱，心烦意乱之下，就糊里糊涂做下了这种事。”

这天午后，良嗣和太二郎一起出门去买丧服。他们穿过高架桥，出了东口，慢吞吞地走着，暑热难当，感觉像在热气池中游泳前进一般，好不容易走到了目的地量贩店。“去凉快一会儿吧，良……”太二郎说，也不等良嗣应声，就快步走进了路边的咖啡馆。

挑了靠窗的座位坐下，点了咖啡，太二郎打开从入口处的书报架上抽出来的体育报纸。没带手帕的良嗣用湿毛巾擦拭着额头和脖颈，盯着完全像没事人似的看报纸的叔叔，看他端起送来的咖啡喝了一口。“嗯，好喝，这里也不错。”说着，他冲良嗣粲然一笑。

“今后，咱们家会怎么样啊？”面对太二郎一副悠然自得的态度，良嗣感到有些着急上火，一边吸着冰咖啡一边说。

“会怎么样？什么？”

“爷爷死了，基树联络不上，早苗也不回来。”

“反正爷爷早就不到店里来了，阿基不在家又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所以能有什么变化呀？早苗会在明天守灵夜前回来。”

良嗣皱紧了眉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的叔叔，最终转过脸将目光投向了窗外。柏油马路、排队等候信号灯的车辆、遮天蔽日般的建筑物，都被夏日的阳光蒙上了一层亮白，看上去时间仿佛停止了。人行道上人们的轮廓，好像大树叶梢般闪闪放光。

太二郎自良嗣懂事起就什么也不干地待在家里，也有过突然消失不见的日子。良嗣曾经以为他是个船员，当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时，太二郎已经为了过集体生活而离家出走了。良嗣至今还记得，和今日子姑妈一起去接回在宗教团体生活的太二郎叔叔的那一天。太二郎从那里回来之

后，就不再工作，继续待在家里。为什么不工作？为什么待在家里？这些问题谁也不敢当面问他，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习以为常了。就这样，太二郎终日无所事事。

基树和早苗在高考的时候，以及后来良嗣自己在参加大学考试的时候，太二郎都曾给他们做过指导，不管理解起来有多么困难，他都会非常耐心地解释到对方明白为止。虽然良嗣认为太二郎无论是做家教，还是当补习班的讲师都绰绰有余，可良嗣始终也没问太二郎为什么不去工作。

良嗣开始上大学的时候，貌似被扣上了个“家里蹲”的戳子，好像终于能理解一直无业居家的叔叔了。自打太二郎从那个宗教团体回来，他就认为待在家里心安理得。太二郎会去咖啡馆，或去购物，但完全看不出来有去旅行或去新宿以外的繁华街区的迹象。

之后，良嗣自己也辞了职，过起了和太二郎一样的生活，却没有好好思量过自己的行为。虽然叔叔也许是“家里蹲”的开创者，但良嗣一直朦朦胧胧地认为自己是处在认真思考的过渡期。

“对了，墓地在什么地方？”

目光追着穿一身清凉的和内衣没两样的服饰的女子从窗外经过，良嗣问出了自己一下子想到的一个问题。之后祖父的遗骨会被埋葬在哪儿呢？良嗣迄今为止还从没参加过葬礼的祭拜，对这件事情也从未深思过，只是把墓地混同为田舍一样。老家在乡村的朋友，到了暑假就会回到那里去，没有乡村老家的朋友们也会结伴同游去那里，所以他认为，同理，夏季和秋季也有要去扫墓的人和不用扫墓的人的区别。他总觉得自己是了解的，可是，是那么回事吗？

“墓地，不买的话就没有吧。”叔叔掀开报纸，依旧悠闲地说。

“没有？”没人提起过，所以确实是没有吧，可到底是什么？祖父母

的父母到底葬在哪里？对于从没考虑过这种事的自己，良嗣暗暗感到有些心惊。

“你说要买，在哪里？”

“哦，现在必须决定买了呀。但是，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存款，还不知道能不能买得起。好啦，良，走吧，时间差不多了。”收叠起报纸，喝尽最后一滴咖啡，太二郎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温和的微笑道。

3

良嗣从小就没有受过拿自己家和别人家比较的教育，所以长久以来，“家”的概念就是这些所谓的家人们。

在他看来，所有的家里都有祖父母和父母，有个没有正经工作的亲戚一起生活，饭店和家毗邻，一年到头热热闹闹。

当然，去朋友家玩就知道事情并非如此。大部分人家的父亲都不在家，大部分人家都悄然无声。另外有的家庭既没有父母也没有祖父母，更没有无业亲戚寄居。但在良嗣的心中，认为他们的家庭才是不正常的。进入青春期前的良嗣，总觉得别人家“不正常”得很可怜。好可怜呀！大白天父亲就不在家。好可怜呀！家里没有爷爷奶奶，连个亲戚也没有。好可怜呀！家里每天都静得这么怕人，等等。

良嗣感觉出好像有什么不对头，是大哥基树从大学退学去海外游历的时候，再加上同一时期，姐姐早苗也开始化着怪异的流行妆经常外宿。那时，良嗣正临近中学毕业，同学中已经有些人在认真考虑过前途的基础上决定高中志愿了。良嗣觉得别人家和自家好像有点不一样。不